

目 录

“湖北王”——何成濬（编者的话）

我所认识的何成濬·····	艾毓英（ 2 ）
何成濬其人·····	喻育之（ 19 ）
何成濬的一生·····	谈 瀛（ 32 ）
何成濬的几件事·····	吴光铭（ 51 ）
何成濬点滴记·····	刘鸣皋（ 65 ）

李书城先生·····	胡治熙（ 72 ）
我所知道的张知本·····	杨玉清（ 79 ）
湖北“三怪”之一的石瑛先生·····	张国和 柯蕙荣（ 94 ）
汉口市第一任市长刘文岛·····	汪正本（ 99 ）

一代汉剧名优

——回忆我的父亲吴天保·····	吴思谦（ 105 ）
京剧“麒派”表演艺术家陈鹤峰·····	吴太棠（ 123 ）

薛坤明与太平洋肥皂厂·····	薛子仁（ 132 ）
《卢作孚与民生公司》补遗·····	王化行（ 145 ）

化装突围亲历记·····	汪 群（ 155 ）
--------------	------------

忆利用美新处给五师送情报……………陈 枫 (167)

抗战前湖北大中学生集训种种……………茹久平 (176)

汉口图书馆历史知见录……………姚海泉 (182)

汉口“双钉血案”……………樊 明 (185)

读者·作者·编者

依靠《武汉文史资料》解决实际问题……………郑桓武 (195)

对《驰骋襄南 威慑武汉》一文的补正……………郭令妍 (197)

关于“十姊妹”问题……………吴克屏 (196)

关于“七·一五反革命事变”……………万明仁 (181)

关于何羽道烈士……………杨玉清 (184)

勘误几则……………张孟青等 (198)

小资料

西安事变…………… (131)

冯玉祥…………… (98)

阎锡山…………… (104)

吴稚晖…………… (98)

编者的话

“湖北王”——何成濬，随县人，清末秀才，后住武昌经心书院，旋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辛亥革命时跟随黄兴，并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参加过北伐。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何成濬为其长期效力，特别在劝说张学良放弃东北割据局面归顺“中央”；中原混战中收买杂牌部队帮助击溃冯、阎联军，都替蒋介石立了大功，因而得到宠用。1929—1932年，1937—1938年，两度任湖北省主席，1930—1938年连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又任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蒋介石在湖北的忠实代理人。在此期间，横征暴敛，反共反人民，犯下了大量罪行，加之生活腐化，为舆论所不容。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坐视蒋介石受困而不往营救，从此失却宠幸。抗日战争期内，在重庆任军法总监，碌碌无为。日本投降后，又回湖北，担任湖北省参议会议长，表面上倚老卖老，俨然以“湖北家长”自居，暗地里伸手敛财，作垂死逃亡准备。

由于何成濬统治湖北多年，与地方封建官僚和资本主义势力，深相勾结，广布爪牙，鱼肉乡里，称王道霸。湖北地方不少重要的事、重要的人，或兴或废、或褒或贬，由他以“私字”作权衡，由他“一言为定”。专横独断，影响恶劣。这就是何成濬——“湖北王”称呼的来由。

这里选发五篇有关何成濬情况的史稿，藉以揭露何成濬的乡霸作风，也表达人们对他的鄙视之情。

我所认识的何成濬

艾毓英

一、“经心”与“士官”的混合体 二、蒋介石在湖北的化身 三、助桀为虐 四、为不抵抗主义游说 五、屠杀《洪湖赤卫队》 六、鄂东反共高潮的最高策划者 七、造成武汉空前的大水灾 八、特业后台 九、施展官僚权术 十、逃亡香港

我早在二十年代，就认识何成濬。虽然没有当过他的直属部下，但由于我在创办《大同日报》时期，为了采访消息，经常与他有所接触，因之了解到一些情况。在抗战期间（一九三九年六月），我一度闲住宜昌，他主动请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浦心雅向财政部推荐我为第五战区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在交谊上，有了一定的联系。日本投降以后，我同他共事于湖北省第一届参议会。他任议长，我是其支持者之一。他的年龄约长我二十挂零。他同我的老师（又是岳父）蔡养朴先生是《经心书院》的同学。在社会伦理上，我曾是以师长和前辈推尊他的。可是我现在写文章来评价他的时候，我必须本“尊重师长，但更要尊重真理”之精神，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恰如其分地刻画他。其目的还是在于惩前毖后，让后人知所鉴戒，用以深刻反省我自己之前半生也。

一、“经心”和“士官”的混合物

何成濬，字雪竹，大约在一八八一年出生于湖北随县厉山镇

附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年十三、四岁，考取随县的“幼童”秀才，因有资格被保送入武昌《经心书院》学习。与之同学者，有李书城、耿伯钊、张春霖、李步青、万声扬、王式如、王劭恂、刘凤璋（文卿）、宗彝（藻生）、蔡存芳（养朴）诸先生等。何成濬在《经心书院》学习时，并不是天资鲁钝的下驷之材。相反，他倒是非常机灵和顽皮的。他被人们称为《经心》“五鬼”之一。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诨名，既意味着他年纪小而聪明，又意味着他调皮而捣乱，同他后来被人叫做“水晶猴子”一样。起码不是忠诚老实的褒义代词。当时的经心书院，是被人们刮目相看的。

（负责人梁鼎芬，广东人，进士出身，曾充溥仪师傅）它是满清王朝两湖总督南皮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后，停止科举，兴办学堂时开办最早的开风气的一所学院。张之洞对书院的学生，寄予很大希望。他在武昌有名的都府堤街“菱湖”上建筑一座所谓“正学堂”楼。在楼下的门柱上，亲笔撰拟并书写一副对联：

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处臣鹄子鹄；

虽有文事，必有武备，法我先圣先师。

细绎这副对联的意思，毫无疑义就是希望《经心书院》的学生，都养成为效忠于满清王朝爱新觉罗的一姓一家的忠臣孝子，武将文臣。这是在何成濬少年时代灵魂深处第一次所打上的既鲜明又深刻的思想烙印。

经心书院毕业以后，何成濬又被保送“东渡扶桑”，他与李书城、耿伯钊等被指定在士官学校学习。又接受一套武士道的军国民教育。这样；在何成濬的世界观里，就形成了一整套张之洞所憧憬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唯心主义的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世界观——“经心”与“士官”的混合体。

二、蒋介石在湖北的化身

辛亥革命之始，何成濬与李书城、耿伯钊同时由日本士官学

校毕业归国，参与辛亥革命，同样在黄兴的部下任职。可是为时未久，彼此就分道扬镳了。李书城和耿伯钊二人他们各自走上迂回曲折的人生道路，不在本文叙述的范围之内。这里就只说何成濬走到违反人民利益和违反民族利益的罪恶的一生，就从此开端。在辛亥革命军事失败以后，构成革命同盟会一部分的以章太炎为会长的光复会，已退出了同盟会，而于一九一二年三月一日，另组了统一党。以后改为共和党。原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已于当年一月十四日为“杨梅”都督陈其美部下蒋介石所杀害。陈其美一时成为开府东南的炫赫人物——淞沪都督。何成濬就是在辛亥革命失败、革命同盟会解体而投奔陈其美，开始与蒋介石结下不解之缘的。投陈未久，陈其美为南下奉军褚玉璞部下所暗杀。称霸东南一时的“杨梅”都督的势力，遂为南下奉军所取代。蒋介石、何成濬一伙，遂结伴离开淞沪洋场，远走闽南，投二次革命之机。蒋介石入讨袁军闽南总司令许崇智的幕府，充许总司令参谋长；何成濬充闽南讨袁军总指挥黄大伟（湖北省黄陂人）参谋长。蒋、何之沆瀣一气，遂进一步有所升级。许崇智的垮台，蒋何联盟，是不无蛛丝马迹的。

陈炯明炮轰观音山、孙中山先生“蒙难”于永丰兵舰，蒋介石“乘机”赴难，保护孙中山先生有功，遂造成蒋介石攀龙附凤之政治资本。从此以后，蒋、何互相声援，互相依存。蒋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何任大元帅府武官长。这时何已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而蒋则否。蒋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以伪装“左派”面貌，骗到中委兼组织部长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一骗到中委以后，即撕破假左派的面罩，唆使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张继、蔡元培等五监委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当时监察委员会共有二十人。最低决定人数须有十一人同意，弹劾案始能成立。而当时到会监委只有八人。不到最低限度之法定人数。然而在刺刀威胁之下，这个违法的弹劾案，公然作为通过成立。

蒋介石并根据这个所谓弹劾案而成立所谓“清党委员会”，作为反共、反人民，背叛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之依据。一贯为蒋介石张目之何成濬，立即相呼应地在南京羊皮巷湖北会馆，宣告成立“湖北旅京清党委员会”。以蒋作宾、方觉慧、刘文岛、邱鸿钧、丁炳权、张弥川等为委员，而何自己则为主任委员。这个旅京的“清党委员会”，与当时在湖北的桂系清乡督办胡宗铎和清乡会办陶钧，其罪行是异地而同样严重的。

一九二九年三月，蒋桂之间首先爆发了新军阀内部的反革命内战。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势力，毕竟因没有“中央”名义，可以“传檄讨伐”，又没有英美帝国主义撑腰，缺乏庞大经济力量的支援，内讧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桂系就全线溃败。桂系主力退回广西老巢，胡宗铎和陶钧所统帅的十八、十九两个军部队为何应钦所改编；其所属师长如：严敬、程汝怀、李石樵、袁济安、张亚一等，则除严敬长期住在汉口作寓公和乡绅外，其余均先后成了何成濬的反共核心，充当各区行政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一度南起两广、中经两湖、北像一条军事触角伸向北平的桂系军事上的长蛇阵，至是遂为蒋介石所击溃。蒋介石所寤寐以求的统一“大业”，遂取得一个突破。特别是逐鹿中原、屏藩金陵、绾毂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现在进入掌中以后，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事业，就有了有利的战略要地。这是蒋介石二十二年反革命罪恶活动的关键和枢机。

王阳得势，贡禹弹冠相庆。从一九一二年到上海追随陈其美的头一天起，何成濬就希望他随蒋介石水涨船高，现在蒋介石垄断了“中央”，则取代桂系的胡、陶势力，以统治父母之邦的湖北，为蒋介石所念念不忘的“清党”效劳，不正是水到渠成了吗？

果然，蒋介石击败了桂系军阀以后，就乘座“楚材”兵舰来到汉口新市场（民众乐园），参加刘文岛所主持的所谓“汉口市民庆祝讨桂战争胜利大会”。在会上，不等向行政院提出保荐，

就径自口头任命何成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刘文岛当汉口特别市市长（当时汉口特别市的行政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后因何成濬觊觎汉口市的财政收入，建议降为普通市，把刘文岛改任为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归何成濬节制，而由何成濬另任其“亲信”何葆华为汉口市市长。但是反动的党务系统，仍保持特别市名义，不隶属于省，而与省平行，直至汉口市解放未变）。从此，何成濬就以蒋介石的化身，在湖北政治舞台上出现。

三、助桀为虐

早在一九二八年十月，蒋桂之间，还是号称“和平统一”的时候，但其内讧之象，就已如弓上弦、刀出鞘。当年的“双十节”，蒋过武汉，参加李宗仁（当时李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在武昌阅马场所举行的市民庆祝大会（当天我和董章分任会场记录）。他曾假惺惺地讲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他的随从秘书周佛海深怕因这句话而开罪于后台老板英美帝国主义，随即出来向大会解释说，所谓打倒帝国主义，就是取消不平等条约。正讲得满嘴白沫的时候，李的传令兵送来一份电报，系由北平发来。因系密码，李未看纳入口袋。旋即草草散会。蒋及其随从离会场渡江，直到汉口大智门乘专车北上，李则到政治分会去翻译密电。此电报译完，始知这封密电系白崇禧自北平政治分会发来。嘱李于蒋过汉时将蒋扣留，以免后患。等李把问题提出考虑时，蒋的专车，已驶过武胜关矣。这次扣蒋问题，虽未实现，但蒋桂之间，已显得杀气腾腾，则是毫无疑义的。蒋到郑州与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进行封建形式的拈香拜把、交换兰谱的活动，以孤立桂系势力后，随即转陇海铁路，乘津浦车南下回京，从事于蒋桂厮杀的准备工作。

按照当时蒋桂力量的对比，双方是互有优绌的。蒋方力量优于政治而绌于军事，桂方力量优于军事而绌于政治。基于这样形

势，蒋利于智取而不利于硬拚。应首先选择桂系的薄弱环节，出其不意，发动政治攻势，使桂系远水不救近火，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当时北平政治分会虽掌握在桂系手里，由白崇禧任分会主席，但驻在北平部队，不是桂系的队伍，而是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改编唐的旧部，拨归白崇禧指挥的。这样，就为蒋介石的政治攻势，创造了有利条件。他选中了军人游士政客何成濬，来打响蒋桂战争的序幕战。

其具体布署是：派何成濬为北平行营主任，撤销北平政治分会。在未公布之前，先由何成濬秘密前往香港，拉拢唐生智合作。

何成濬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一九二九年三月）以前，携带巨款，潜往香港，向寓居香港无所事事的唐生智进行游说工作。他双管齐下，一面致送巨款（活动费），从物质利益上打动唐生智，一面又向唐生智说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汪合作（也就是宁汉合流）后之政治情况，劝唐东山再起。唐最初尚以手里没有力量为辞。经何反复解释以后，毕竟蚂蟥是听不得水响的。唐跃然有动于中，立即伸笔揽纸，振笔直书，写亲笔信三通，分致他的驻平部队负责人刘兴、龚浩、廖磊，嘱其拥护“中央”，大力协助“何主任”。何得到唐的信件以后，立即悄悄地到达北平，向上述三人传达唐的信件，致以变相巨额贿赂，并进行秘密策划。事情商洽妥贴后，何始公开宣布就职，并宣布撤销北平政治分会，驻平三将领同时通电拥护，白抚电蔑然离平。至此，孤立于北方前线而为武汉后方威胁之桂系军事据点，在何成濬这次所秘密进行的糖衣炮弹战争中，不损一兵，不耗一弹，而拔掉了。何成濬为蒋介石立下首功。

还不止此，蒋介石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击败桂系以后，蒋的头脑，益为发热。他不但想消灭桂系第四集团军，还想乘战胜之余威，把其余当时并存的以冯玉祥为首的第二集团军，和以阎锡山为首的第三集团军也一齐消灭光。因之比蒋桂之战规模更为巨大的

蒋与冯阎之间的“中原大战”，就接着爆发了。曾助桀为虐、为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立过首功的何成浚，这时虽已当上了湖北省政府主席，但为了壮大反革命声势，蒋仍任命他为第三军团总指挥，驻河南漯河指挥王金钰、徐源泉等杂牌部队，在豫西南登封、临汝一带，进行反复争夺战。据《中国革命史》记载：蒋介石集团自蒋桂战争开始，至一九三〇年蒋介石第一集团军与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和第三集团军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所杀伤的人民，不下五十万人。真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悲惨现象，不忍卒述”。划作战区域，扩大至半个中国。使农村萧条，经济破产，广大农民倾家荡产，少壮转徙道路，老弱死于沟壑。反革命内战造成的深重的民族灾难，洵惨绝人寰。这是何成浚攫夺湖北政权以后，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之一。

四、为不抵抗主义游说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将军不抵抗，让日本帝国主义垂手取得东北四省。全国广大爱国人民和富有正义感与民族意识的人士，无不忿怒填膺，严厉斥责。同时，更由于蒋介石集团所发动的反革命内战连绵不已，迫使农村经济破产，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不能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纷纷发动武装起义，以争取生存的空间。星星之火，形成燎燃之势。蒋介石的反革命逻辑是“对外寇甘送万里，对人民寸土必争”。他在一九二九年春，曾先后派遣吴铁城、张群，潜往东北，劝说张学良，坚持不抵抗主义，并把所属部队开进关内，协助“剿共”，张学良迄不同意。后来何成浚发觉湖北旧军阀方本仁（耀亭）在奉直战争中，曾任江西省省长，与奉系军阀有些关系，若能玩好这张牌，对于张学良军队之入关，可能起些作用。他报准蒋介石，先遣方本仁秘密潜往东北与张学良身边老将领进行联系，先摸摸底，俟有一定的眉目，再向张学良进行游说。蒋介石同意后，

是年秋天，藉东北发生水灾，以赈灾名义，由何成濬携带巨额赈款，偕同方本仁出关，向张学良进行政治欺骗，生活腐蚀，官位诱惑，与经济贿赂。专是在一次水灾募捐会上，何成濬就为张学良向东北某著名舞女认捐赈款四十万元。据南京《新京日报》社长石信嘉说，蒋介石有一次公开透露：“贺耀祖招待东北代表出席国民会议（一九三一年五月）招待费二十万元，他嫌多，退还拾万元。雪竹到东北，一次花了三百万活动费，他还嫌不够”。这话出自蒋介石之口，足徵何成濬之豪华腐蚀，在反动营垒以内，也是令人震惊的。他这样奢侈豪华的结果，把张学良绑上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战车，骗取张学良当上了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与此相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为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电约何成濬前往西安，共商国事，何成濬却畏缩不前，胆小如鼠，其复电有曰“弟何人斯”，拒不前往。以致“何人斯”之诨名，在湖北广为流传。

五、屠杀《洪湖赤卫队》

洪湖，原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洪湖周围，除了县城和较大集镇仍为反动部队盘据外，广大农村却掌握在革命群众手里。

一九三二年秋，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为了配合鄂豫皖边区的反围攻斗争，自洪湖地区北上至鄂中一带，连战皆捷，生擒敌军师长张振汉，前锋迫抵汉阳侏儒山，与东北方面的红四方面军相呼应，进迫武汉市郊。这时，何成濬除任驻鄂绥靖主任外，还兼任鄂豫皖围攻军总指挥，他正处于工农红军四面楚歌之中。他急得像剥光输尽的赌棍一样，愈是接近完蛋，愈是孤注一掷。急派徐源泉为进犯洪湖革命根据地总司令，以蒋作均为进犯军总指挥，从沙市向洪湖进犯。蒋作均沿荆江两岸，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以致把富饶美丽的洪湖，变成疮痍满目的废墟。

何成濬屠杀了洪湖人民，使鱼米之乡的洪湖荡为废墟以后，他恶性发展，在洪湖问题上继续向人民犯罪。他建议国民党中央，把洪湖县名改为“克成”（徐源泉）县，使这个罪恶的臭名字，永远玷辱洪湖人民；他还建议行政院，任徐源泉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并向国民党五全大会提名，选举徐源泉为中央委员。由于徐源泉充任直鲁军军阀时，曾与刺杀陈其美案有关，陈果夫、立夫兄弟坚决反对，何成濬的建议，才作罢论。

六、鄂东反共高潮的最高策划者

一九三一年一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一军和鄂中成立的红十五军会师，合编为红四军团。在徐向前的指挥下，沿平汉路和淮水两岸出击，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攻，并先后活捉敌总指挥岳维峻（师长）和赵冠英（师长）。同年十一月，红四军团扩大成为红四方面军，至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到纵横数百里。鄂东各县如黄安、麻城、宋埠等县镇，纷向湖北省府打电求援。这时湖北省府改任马日前首先叛变之独立十四师，后改为十三师师长夏斗寅。夏斗寅系行伍出身，不通文理，不擅批阅公文，秘书长杨在春，系应城石膏洞商司账出身，亦不精通文案。当夏斗寅接到各县求援电报时，均批以“不必报告，当面报告，报告主任”等十二个字。秘书处主管科员接到该项批示以后，不知所措，遂汇案请示杨秘书长，秘书长亦不知批示内容是何意义，转而请示夏斗寅，夏斗寅当即对杨在春大发脾气说，这还不懂！“不必报告”就是说“不必用书面报告”，“当面报告”就是说“由我亲自去当面报告，你们再不要去书面报告。”“报告主任”，就是“由我去向绥靖公署何主任作口头报告”，由于这段哑谜式的公文批答的流传，遂透露了鄂东反共高潮的军事秘密。夏斗寅向何成濬汇报鄂东军事紧张情况以后，何认为鄂东八属“三黄两蕲麻罗广”

（三黄即：黄安、黄冈、黄梅；两蕲即：蕲春、蕲水，现改浠

水，麻罗广即：麻城、罗田、广济），系本省精华。既是经济中心，又是军事中心。所谓经济中心，就是说鄂东各县，土地肥沃，水旱无虞。所谓军事中心，就是说陆路是通向皖豫之孔道，水路是控制苏浙之咽喉。一旦鄂东有事，武汉即失所凭依矣。他当即发出通知，在绥署举行紧急会议，商讨鄂东反共决策。据传说，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责成武汉警备司令叶蓬发布戒严令举行宵禁，检查车辆、旅社、茶楼、酒店，并且随时举行突击检查。其次，堵截布署，调集驻鄂部队肖之楚、上官云相、陈继承、马登沅等部，相机堵截。最根本的是进攻黄安、麻城等革命根据地。其中尤其是黄安，何成濬视为是中国的“小莫斯科”。他把讨论中心，用在围攻黄安根据地上。任二区专员程汝怀为“鄂东剿共军总指挥”，指挥鄂东各县保安团队，从事血腥的清剿工作。动员黄安县大地主、大资本家程子菊家族捐献巨款，作为清剿经费，唆使逃到武汉地区的黄安的土豪劣绅，组成还乡团，协助清剿工作，按照豫鄂皖三省剿共总部颁发的命令，实行：“1. 对红区壮丁，一律处决，2. 对红区的房屋，一律烧毁，3. 红区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运出红区外，难运的一律烧毁。”

根据中国革命史记载，“当地革命根据地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事业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专是黄安七里坪，就有“白骨堆”“万人坑”多座。这种浩劫，简直无殊于清兵入关所造成之“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

七、造成武汉空前未有的大水灾

何成濬自一九二九年四月，承蒋介石之面谕，组织湖北省政府起，他的人事班子，就不断遭受武汉舆论界的鄙夷、嘲讽与忿怒谴责。当时武汉舆论界，流行着一种风气，就是创办八开小报，风起云涌。例如《碰报》、《闯报》、《轰报》、《罗宾

汉》、《显微镜》、《晶报》；《水晶宫》、《庄报》等，不下数十种。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用简洁的笔墨，对何成濬及其政府，进行过毫不留情的揭露。现在时隔半个世纪，在我的脑海里，有时还翻腾起涟漪。

一、何成濬民谣：主席何成濬，一官兼三印。除掉打内战，百事都不问。（何成濬除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外，还兼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与“中央”特派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指导委员）。

二、彭介石民谣：秘长彭巨川，国会众议员。贿选曹总统，一票五千元。（秘书长彭介石，别号巨川，系何成濬同乡。北洋军阀时代，曾充国会议员。曹琨贿选总统时，他卖身投靠，一票受贿五千元）。

三、吴醒亚民谣：民厅吴醒亚，“本党”招牌挂。狂嫖与滥赌，地痞流氓化。

四、张贯时民谣：财厅张贯时，面皮真不值。遇着谢武刚，二伍当壹拾。（指当时谢武刚在财政厅与张贯时发生争吵，当众打了张贯时两记耳光）。

五、方达智民谣：建厅方达智，仗他老子势。谈起建设来，一问三不知。（方达智，别字子颖，湖北黄冈人。北洋旧军阀方本仁之子。何成濬任湖北主席时，利用方本仁与奉系军阀有关系，拉拢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出关，助蒋反共，蒋因何成濬之推荐，任方本仁为湖北民政厅长并代理主席。因舆论反对，方本仁辞职，何成濬又保举方达智为建设厅长。方达智因其父搜刮民财甚多，拥有“长江饭店”、“方正里”、“中国农工银行”，均由方达智经营管理，无暇过问建设厅事，新闻记者采访本省建设业务，他什么都不知道，故云。）

六、黄建中民谣：教厅黄建中，用人太不公。只要随县人，不管通不通。

以上是当时汉口舆论界对于何成濬及其所属各厅长之批评与

揭露。正由于何成濬本人及其核心骨干之品质，生活与工作作风，如此腐败、恶劣和不理于人口，所以他的政治成绩，在社会各界政府中，都更其相形见绌。在何成濬当权执政的三年中，不但未作过一件好事，反而在一九三一年秋天，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水灾。而且这次大水灾，还不能说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而完全是由于人谋之不臧所造成的。据当时公正舆论，水利事业从来都应是为湖北政府所重视的。以机构而言，省政府组织中，设有水利局的专业机构，秘书长彭介石，就曾负过水利局长的负责。以经费而言，江汉关税收入，列有水利事业专款，比任何其它经费可靠。以人材而言，当时水利专家涂允成，正在武汉大学主持《水利讲座》，设计规划，有可以依靠信任的人材，加上防水设施，早有沿江大堤可以凭藉。只要有公职人员起码的责任感，把防水事业稍加注意，当作攸关百万市民生命财产的重大事情来重视，则这次巨大灾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可是事实上大谬不然。水利局局长彭介石，调任秘书长职务，水利局无人负责，形同虚设；水利专款，挪作别用。水利专家，用于讲学，装璜门面。而更其荒谬绝伦的，则是洪峰到达、险象已呈的时候，何成濬不是动员员司，动员水利专家与广大市民，而是任命鸦片大王赵典之任防水总指挥，在江汉关前，发号施令，指手划脚，天下最伤心的倒行逆施之事，宁有甚于此者？结果年久失修的沿江大堤，经不起洪波的冲击而酿成溃决。由京汉铁路双洞门冲入市内，造成江汉滔滔，排山倒海之势。成片房屋倒塌，大量生命葬身波涛，人民所创造、积累的宝贵的物质财富，一时荡然无存。何成濬使武汉百万市民所遭受的物质与生命的损失，真是无法估量的。

八、“特业”后台

揭开中国近代史，谁都知道在解放以前，近百年来中国之所

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积弱不振，人尽可欺，溯其原因，实起于鸦片战争。鸦片、鸦片，实我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丧失民族尊严、降低国际地位之祸根。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表面上也曾三令五申，信誓旦旦，标榜禁烟，并几次召集全国性会议，规定全国分期、分区“彻底”禁绝。但就是说话不算数。要你禁而我不禁，表面禁而实不禁。陶钧、胡宗铎、叶蓬、夏斗寅都口头说禁烟，实际上在禁烟幌子下捞取成百万的鸦片税。不过他们之捞取鸦片税，毕竟不如何成濬之肆无忌惮，运用灵活。何成濬的捞取特税，真构成一幅洋洋大观的禁烟讽刺画。

按当时禁烟规定，要从鸦片的生产、贩运、销售、吸食四个方面禁烟。而何成濬的黑手，实在伸得太长，四个环节一把抓，而且抓得很紧，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为鸦片烟祸之氾滥而使尽本领，卖尽气力。

第一、生产：中国当时的产烟区，最大者莫过于四川。在蒋介石入川以前，四川的大权，操在刘湘手里。刘湘多的是鸦片，缺少的是军火。而刘湘经年内战，军火就是生命。故必须鸦片出口，军火进口，把鸦片转化为货币，再把货币转化为武器。完成这些转化任务的中心环节，就是刘湘驻汉代表、四川仁寿人邱甲。这个邱甲，既是刘湘的驻汉代表，又是何成濬用以打通刘湘铁锁的一柄金钥匙。何曾授意邱甲请刘湘向蒋介石推荐罗宣祉（何成濬内亲，曾由何保荐为国民会议代表）为宜昌专员，专任刘何之间联络事宜。蒋为诱刘出川，遂予同意，这就使何刘之间的勾结，达到公开化也合法化的程度。

第二、运销：鸦片出口，必须经过宜昌；武器进口，也必须经过宜昌。因之宜昌关这个海关监督的肥缺，就显得特别重要。何成濬有鉴于此，特把他的大女婿喻子和想方设法调充宜昌关海关监督。这样，就掌握了川滇黔三省武器的进口和鸦片的出口，刘

何关系，就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

第三、销售：生产和运销，诚然都是发鸦片财的重要环节，但其关键性的一环，是要把黑乌乌的鸦片土，变成白晃晃的“袁大头”。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有赖于鸦片市场。鸦片一进入市场，就要受大鱼吃小鱼规律的支配。作为汉口市鸦片市场价值规律之调节者，就是臭名远扬的“特业”公会。而鸦片大王赵典之就是这个“特业”公会的理事长。要是鸦片货源太旺——供过于求，出现滞销现象，他就压低价格，大量购进；或者作为抵押品，大量储存。如果鸦片货源不足——求过于供，销售紧张，他就提高价格，把自己的储存或购进的陈货，大量抛出，保持平衡。赵典之长期掌握这道关卡，使富者变贫，使贫者变富，因此，人们把他叫做“鸦片大王”。他把何成濬当做“老佛爷”，早一声“何爷”，晚一声“何爷”，这样，何成濬则是“大王”之“太上皇”。何成濬实际是鸦片市场真正支配者，是“特业”界作威作福的人物。

第四、吸食：鸦片之所以成为病国害民的毒品，危种弱族的祸根，尤在于愚民之嗜烟成癖。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反动政府，对于禁烟政策，虽有张有弛，有宽有猛，极多是掩耳盗铃，奉行故事，但从未有何成濬之大张旗鼓，公开设立“土膏店”或“土膏公司”，使烟民沉溺于烟毒而不自返。犹忆当时汉口市上如民生路、民族路、民权路、三民路一带，烟馆林立，烟雾缭绕。吞云吐雾之徒，蓬头跣足之辈，一榻横陈，短笛互吹，在烟瘾过足时，则天南海北，东拉西扯，虚掷宝贵之岁月，断丧有用之精力，荒废事业，浪费金钱，游手好闲，怠惰成风。其无钱过瘾者，则望烟兴叹，涕唾流沫，满街惰民，病夫塞途，烟民成群，宵小麋集，图谋不轨，或盗或偷。甚至明火执杖，聚众抢劫，捣乱社会之秩序，危害国家之安全，丧失国家之体面，玷污民族之尊严。环顾当代国家，除受帝国主义统治之殖民地区外，谁曾见过这样落后的都会？谁曾见过这样溷浊的市容？